

冰点特稿第1262期

三十未立 四十不惑



曹海琴和病友



剃头后,曹海琴在家拍照纪念



曹海琴讲课

40岁的曹海琴被按下暂停键。2020年8月,她患上乳腺癌,经历了两次手术,4次化疗。治疗过程中,她身体的每个关节都在疼痛,仿佛被灌上水泥,要将关节撑开爆裂。吃饭成了一件恐惧的事情,每天早上醒来,她都觉得恶心,口中又咸又涩。刷牙的自来水含在嘴里如同盐水。生病期间,她胖了十几斤,颧骨发黑,头发剃光,左侧乳房被切除重建,就像把一个包子的馅全部拿掉。而在这之前,她不允许自己体重超重,衣服永远鲜艳如新。她的人生像她的外形一样完美。在高校工作9年,她读博4年,又用5年时间完成博士后出站,其间,她还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、儿童礼仪讲师,后来加入秦皇岛一家教育培训学校,成为教研负责人,教授阅读写作课。生病时,她正沉浸在创业的激情中,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,工作十七八个小时,最忙时两分钟吃一顿饭,像机器一样运转。那时她认为做一顿饭、收拾家务是浪费时间,陪伴孩子也是一种义务。直到生病,她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攀登,以至于脚离开了地面。

三十难立

医院的病理诊断报告出来时,曹海琴正在学校开会。看到报告上的浸润性导管癌,组织学II级,她瞬间全身冰冷,闪过几个念头:严重吗?我还能活多久?孩子怎么办?父母怎么办?胡乱想了一会,她把结果一一通知爱人、朋友。当天下午,她如常上了一门线上写作课,讲到兴起,还给孩子唱了几句。那时,她想的是:病来了,我就应对。住院前一晚,她穿着紧身上衣,留着齐肩短发,和全家人微笑合影,带上几本书,收拾衣服前往天津肿瘤医院。面对来势汹汹的疾病,她一无所知,录制了一段音频给儿子,像是说遗言。有人说,肿瘤的形成至少需要10年。2020年,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曹海琴回想着过去10年,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在攻克任务的自己,而10年前的她,正处在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候。那一年,她30岁,在秦皇岛一所大学做了4年辅导员。她给学生的印象是阳光、亲切。一名新生记得,去学校第一天报到,看到她将一件薄毛衫的袖子系在前胸,整个人在发光。当时我就觉得,我可以在这里读大学。她用20多天记住了136个学生的名字,对很多学生的记忆细致到县,家里几口人。学校要求寄成绩单给家长,她给每个学生家长写信,表扬学生的优点,有挂科的说明原因,鼓励学生。如今,曹海琴回想起来,那时的自己跟很多人比是幸福的:工作稳定,婚姻美满,刚生下宝宝,衣食无忧。但当时她盯着班上最上面的那几个人看,发现同学有读博的,有出书的,还有年入百万的,反观自己,没有一样东西拿得出手。站在三十而立的节点,曹海琴感到焦虑,老觉得自己没立住。思想前后,她决定读在职博士。至于是否继续读以前的法学专业,她并不在意,只要是文科专业的就行。而博士毕业后,她就能转为一名专职教师,也不用再坐班。她不喜欢坐班,尤其厌烦统计各种学生表格,查宿舍,值夜班。相比那些纯事务性的工作,她更喜欢教育工作,做表这个事不是教育,影响人是教育。当时班上有个男孩自称问题少年,额头上系一条黑发带,发型冲上,攻击性强。一个初秋的黄昏,她在走廊里遇到男孩,听男孩讲家里的情况。男孩说,那天她既没有表现同情,也没有表示出冷漠,这种态度给了他安全感。后来,男孩每个星期都拿一个本子找她,让她提建议,记下来,跟着照做。她鼓励男孩阅读,4年中,男孩写下6万字的读书笔记。这个行业特别迷人,总能发生生命之间的深度连接。进入学校的第二个学期,因为思政课缺老师,学校让曹海琴救急。从没讲过课的她硬着头皮,去图书馆搬来一摞书,研究怎么讲课。她常常在人人网和学生互动。一次,一个学生给她留言,我可能一直坐在角落,也没有老师的联系方式,但老师不经意说的几句话,对我的影响很大。这给我触动很大,原来老师的角色这么重要。曹海琴发现自己很喜欢讲课,读博后,她开始了在高铁上备课的生活,一边在秦皇岛给学生上课,一边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。那是她至今回忆的幸福时光。见识、思维都有提高,我会觉得人生不断在升维,它可以帮我对抗很多焦虑。她常常去学校对面的剧场看话剧,演出结束后,夏夜,她和朋友一路吹着晚风,走向地铁站,兴奋地交流演出内容。做博士后研究期间,她去艺术看戏,去国家美术馆看展览,去正乙祠古戏楼听昆曲,尽管听不懂昆曲,但她觉得唱词美,舞台的扮相也美。她大量阅读社科人文书籍,并如愿转为专职教师,踩着高跟鞋,穿着精心搭配的衣服,给学生讲授专业课。如今,还有一节有关爱国的主题讨论,老师讲述了借保钧为名而行伤人实之事例,引导他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爱国,这让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生,学会独立思考。不少学生对她组织的辩论课印象深刻。一个学生记得,在一次关于嫖娼幼女罪的辩论中,班级中充满了碰撞和兴奋,但一名同学认为不该公开讨论这种话题,曹海琴便让这名同学做记录员。

证明

教学期间,曹海琴还参与创办了读书会。每到周末,不同专业学生聚在桌前,啃读《社会契约论》《论语》等经典作品。读书会办了7年,很多学生还与她保持着联系。一名毕业多年的学生说,当年读什么书、讨论过什么话题,他已经很难想起来,但那些深谈的夜晚慰藉了他,它不是中心化的讲学论坛,也不是以读书为名显示自己与俗流不同的伪社团,它让我有一个平台畅所欲言,让我知道还有很多人也认为读书和思考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,精神需求在这个社会中是需要的。那也是曹海琴的精神家园。她喜欢和小朋友交流,一起成长,那是一种深度的人际关系,是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,是在做着关照灵魂的事情。希望自己不懈怠,不自甘,不媚上,亦不媚下。曹海琴常常告诫自己,做教师,要警惕因为学识和地位优势而产生的傲慢,警惕倚老卖老的停滞不前,更要警惕我受学生欢迎的虚荣心。教学期间,曹海琴还参与创办了读书会。每到周末,不同专业学生聚在桌前,啃读《社会契约论》《论语》等经典作品。读书会办了7年,很多学生还与她保持着联系。一名毕业多年的学生说,当年读什么书、讨论过什么话题,他已经很难想起来,但那些深谈的夜晚慰藉了他,它不是中心化的讲学论坛,也不是以读书为名显示自己与俗流不同的伪社团,它让我有一个平台畅所欲言,让我知道还有很多人也认为读书和思考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,精神需求在这个社会中是需要的。那也是曹海琴的精神家园。她喜欢和小朋友交流,一起成长,那是一种深度的人际关系,是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,是在做着关照灵魂的事情。希望自己不懈怠,不自甘,不媚上,亦不媚下。曹海琴常常告诫自己,做教师,要警惕因为学识和地位优势而产生的傲慢,警惕倚老卖老的停滞不前,更要警惕我受学生欢迎的虚荣心。

裹挟

就在她探索新的路时,2018年年末,一个朋友说想建立一家国学培训机构,邀请她加入。当时,曹海琴正在给孩子挑选人文素养课程,研究了市面上很多的课程,都不满意。加上央视诗词大会等节目热播,国学大热,曹海琴觉得国学教育前景向好,决定加入。因为读书会成员互相滋养,我觉得如果把对人的影响力前置,是一件很美好的事。他们给机构起名,启文书院,启之以文,约之以礼。曹海琴准备后半生专注于这项事业,教家长如何温和坚定地爱孩子。在那一年的年终总结里,曹海琴说,将开启一份有意义的事业。她在深圳的罗振宇跨年演讲现场度过了2018年的最后一天,穿着礼服,张开双臂,和演讲海报合影,海报上写着时间的朋友。那时的她对未来充满展望。在微信写下未来十年的梦想清单,包括生二宝、开花店、开心理工作室、学画画和乐器、学习潜水、考取飞行执照,每年出一本书,以及腰围始终保持目前尺寸。生病后,她又转发了那条微博,梦想清单变成了好好活着,好好陪伴亲人,让爱我的人们安心。在她最忙碌的时期,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,每天四五点起床工作,只有几分钟吃饭时间,有一次忙到连鞋底断了都浑然不觉。生病后,再看这段路,曹海琴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。最初,他们以为只是开个低幼读书会,创业后才意识到这事不简单,要考虑人工、房租、管理、消防等方面。2019年春天,书院开业,邀请他们创业的朋友负责日常运营,曹海琴和另一位老师主攻教学。

暂停

不久,那位朋友因故退出。后来,一位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朋友觉得这个行业前景好,又加入进来,负责运营。这位朋友将书院带入企业模式,他们制定的商业版图是:尽快研发出成熟的课程,然后进行模式复制,还要加大招生规模,尽快实现盈利。原本一直在法学、政治学领域打转的曹海琴又啃了200多本有关阅读写作的书,研发适合学生的课程,并每周给十几位兼职教师培训阅读课。她还要每周给家长开家庭公益课,作为报名的增值服务。2020年,新冠肺炎疫情袭来,为了让机构活下去,她将线下课转到线上,开公益直播课。实际上,她一直播,就手脚冰凉,这源于小时候对容貌的不自信。每晚直播前,她从中途退休,研究方向再次转变,跨度挺大,对我来说有点吃力。那时,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研究机构的研究员,集中精力发够论文,但由于各种原因,没能如愿。她又开始找别的路,每年花几万元学习,上形象顾问课、礼仪培训课、商务写作课、快速阅读课,还报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但她仍然找不到自己的独特价值,我热爱写作,但我不是个好作者。我每年写十余万字的学术论文,但是回看那些论文,觉得不忍卒读。我也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形象顾问,远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。她寻找自己的独特之处,热爱阅读,懂得教育的理念和方法,也是一名探索如何爱孩子的母亲。她找到新的努力方向,通过研读心理学经典,教人如何提升爱的能力。她阅读了近百本心理类书籍,定期在自己开的公众号更新文章,讲亲子关系,她组建成长社群,举办公益沙龙。有家长告诉她,自己学会了控制情绪,尊重孩子。还有家长听完课程后反思,很多时时候我们更在意的自己的感受,把孩子当成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,以爱的名义绑架孩子。做家庭教育真的能让世界变好,能教会一个家庭妥善对待孩子。她渐渐将重心转为家庭教育。

重生

最后一次化疗,她患上荨麻疹,全身遍布红色斑块,满身灼烧感,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线,像一只讨人厌的红蜘蛛。但她仍要求自己保持美的姿态。每次外出检查前,她要穿自己的衣服,画上口红,戴上耳环。手术前一天晚上,她还在敷面膜,这是一种仪式感,是向疾病宣战,你打不死我。在剃头这件事上,她也做足了仪式感:请来好友,有的负责剃头和化妆,有的负责拍照。当年是我把你的长发盘起,今天,也是我把你的头发剃光。好友哽咽。儿子看见她的样子,也背过身去抹眼泪。曹海琴没有哭,因为她作了思想准备。一张照片里,她穿着红色毛衣和一身深蓝色套裙,光着头,昂首微笑。回望生病前的10年,曹海琴感觉自己始终在追逐彼岸,没法安定下来,这个彼岸,有时候是镜花水月的感情,有时候是青面獠牙的恐惧,更多时候,是光怪陆离的目标。借助这次疾病,她反而实现了自由的特权,可以不读书不写作不思考不起床。她的人生减速下来,有了大把时间看脱口秀、听相声、追宫斗剧、看农村美食博主里的人间烟火。有时候,她干脆用一个下午看日影在房间里舞动。她开始认真品味美食。有一次,家人给她做了三鲜水饺,本来担心吃了呕吐,但咬开饺子皮,她闻到诱人清香,入口顿觉鲜美,以前吃饭只为活着,哪里有这样的感受。很多被封的触觉在慢慢复苏。两次手术后,她感觉自己像是被恶魔封印,无力支配肢体,被牢牢禁锢在床上,当每一次可以翻身、拿勺子、自主站立、洗头,她都感到由衷欢喜,以前从来不知道,快乐和满足可以这么简单。她意识到,自己奔波多年,忘了安于当下。安于当下有很多层面,比如春天有没有认真去听鸟鸣,看树叶怎样从新绿到日渐浓密,有没有感受吹拂脸颊的风一天天暖起来,感受到脚踩的大地温度有变化,安于当下特别安慰人,抵御内卷,因为你眼睛一直看得不到的东西,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我不行。以前,她看不起这些日常,但现在佩服那些能把日子过好的人,哪怕他没有读过什么书。因为人说到底是要过日子的。她买来花盆,收集好种子,种入土里。看着稚嫩的小苗一天天长成,她想起苏东坡请放黄州时,寻得一块地,日夜劳作,播种收获,他说:自嘉禾不为人相识,不是别人不认识你,而是你自己相信其实不需要别人认识。她又有了那头茂密的头发,刚长起来那两天,头顶是一层薄而均匀的淡黑色,摸起来轻盈柔软,她说:像有许多只蝴蝶在扇动翅膀,又像婴儿的胎毛,温柔而充满活力。(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)



曹海琴

第一次手术后,曹海琴在天津肿瘤医院的病房内